

卷十一上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
四卷 (十三經註
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十一上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孟子 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393200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時是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曰梁

王聖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以爲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靈公之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下

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

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

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

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論**正義曰此篇首

也故於萬章問孝之篇者以其為孝之道其本在性

亦宜乎此篇凡三十六章趙氏分之以成上下卷此



為器變而後成二章言人之欲善由水好下迫勢激
躍失其素真三章言人之性與善俱生四章言明仁
義由內以曉告子五章言公都告子受命然後乃理
六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其
七章言人稟性俱有好憎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變
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八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
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人則稱仁九章言弈為
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若竭其道何由
智哉十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十一章言由路
求心為得其本十二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十三
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十四章言養其行治其
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
禮十五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十六章言古人脩
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待也得人棄天道之
忘也或以招之小人事也十七章言所貴在身人不
知求也十八章言為仁不至不反求諸已謂水勝火熄
而後已不仁之其終為亡矣十九章言功毀幾成人
在慎終五穀不熟漢稗是勝是以為仁必其成也

十章言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人由是二教失
其法而行之者也其餘十六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
數焉○告子者姓至篇題○正義曰云告子名不
害者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為告子姓告名不害以
浩生為字趙註又云浩生姓名不害又為二人其一
經傳未詳其人云論語子罕言命蓋論語第九篇首
云也故以
題其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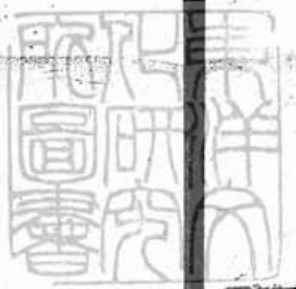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捲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

柷捲為柷捲告子以為人性為才幹義為成器猶

以杞柳之木為柷捲也杞柳柹柳也一曰杞木名也

詩云北山有杞柹捲柹素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

性而以為柷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柷捲也



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所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其栝椳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為栝椳乎言必殘賊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椳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孟子言以人身為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栝椳率天下

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矣

以告子轉性為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

必子之言夫蓋嘆辭也

告子至言夫正義曰此章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



人之性為仁義之道若以杞柳之木為之栝椳也杞柳也柳少陽也栝素稜也椳器之似栝轉木也以其杞柳可以栝而作椳也孟子曰子能栝之性為栝椳乎至必子之言夫孟子乃拂之曰子能順杞柳之木性以為栝椳乎以其將以斤斧殘賊其杞柳然後為之栝椳也如將斤斧殘賊杞柳而以為之栝椳是亦將殘賊人之形軀然後以為仁義與且驅率天下之人而殘賊人之形軀然後以為仁義與此言也孟子所以拂之以此蓋謂人之性仁義固有不可比之栝椳以杞柳為之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

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水園也謂湍水湍縈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
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孟子曰水
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
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
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
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曰
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
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
以知人皆有善性微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顙也

人必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
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
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告子至是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欲善猶水好
折為小人者告子曰性猶湍水也至東西也告子
言人之性猶縈迴之水也湍圓縈迴之勢也縈迴之
水決之使流於東方則東流之使流於西方則西流
之而人之性無分於善為不善也如縈迴之水亦
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至是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分
於東西上下乎言有分於東西上下也人性之善也
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性之不善者水無有不就下
者今夫水之勢搏而跳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令
上山如此豈水性如是哉是其勢如是也人之性所
以可使為不善者亦若此水之勢也以其人之性不



善乃利欲而誘迫之也亦博激其水之謂也○
者園也○正義曰說文云湍急瀨水又云瀨水流沙
上也今謂縈迴之水者言其水
流沙上縈迴之勢湍湍然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孟子曰生

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

無異性曰然○
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

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
孟子以為羽性輕雪性

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

邪曰然○
告子曰然誠以為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

向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
告子曰生之謂性

此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者

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人之生與物之生皆謂

之性以現告子以為凡物生同謂之性也猶白之謂白

然則告子之謂性是如凡物之白皆謂之白無異性也

亦如白猶白玉之白歟孟子又言是則白羽之白

三者問告子然孟子以謂羽毛之白則其性輕白雪

之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堅是則其性有同其

白也曰然告子不知為有異故亦以為誠然也言則

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亦猶人之性

子曰又如是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亦猶人之性

之性與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犬之性金畜也故其

物俱備於我者也是其稟陰與陽之氣所生也故其

性能柔能剛是為不同者
告子不知但知其龐者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

己身出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予是言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

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彼人年老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我者也猶

白色見於外者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

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也

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

邪且謂老者為義乎將謂敬老者為有義乎且敬老

者已也何以為外也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

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從心則已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者在外故曰外也

曰者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者吾多夫物則亦有然者

也然則者多亦有外歟



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已之老亦同已情性敬之雖非

已矣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者矣之意豈在外

邪言楚秦喻遠也告子曰此章言事者雖從外行其

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者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

子言人之嗜其甘食悅其好色非是人之性也仁在

內也孟子曰何謂仁義外也孟子曰見告子以爲

內也孟子曰何謂仁義外也孟子曰見告子以爲

仁內義外故問之曰何謂仁義外也孟子曰見告子

長之至故謂之在外也告子言彼人之色白而後我

從之非有長在我也如彼物之色白而後我從之

是從其白於我也我故謂義爲在外也曰我與於白

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也我故謂義爲在外也曰我與於白

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也我故謂義爲在外也曰我與於白

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也我故謂義爲在外也曰我與於白

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也我故謂義爲在外也曰我與於白

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也我故謂義爲在外也曰我與於白

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也我故謂義爲在外也曰我與於白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長之楚人之長吾亦長之長之亦皆自我者也告子
又謂之以長為悅則非矣是亦猶秦人之多與吾之
多雖不同而者之皆自我也如是則義果非生於
外者也云多者周書曰黃帝始燔肉為炙是也秦楚
所以
喻外

孟子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外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而行之故言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子曰敬誰也曰敬兄

先

曰當先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

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

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曰在位故

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季子如此言第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在賓位故

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孟子



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

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湯水雖異名其得

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

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孟季至食亦在外也

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

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者也孟子問公都子

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子曰何以謂義為內也曰行吾敬故

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

為內也鄉人有長於己之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

鄉人之有長於己之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

鄉人之有長於己之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

鄉人之有長於己之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

鄉人之有長於己之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

鄉人之有長於己之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

鄉人之有長於己之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

鄉人之有長於己之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

鄉人之有長於己之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

鄉人之有長於己之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

鄉人之有長於己之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



又言所敬在兄是敬在此酌在鄉人是所長在彼

義果在外者也非由內而酌之也公都子不能答

告孟子曰公都子於此途無言以應答而乃告知於

子孟子曰至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謂公都子曰敬

叔父乎敬弟乎彼季子將曰敬弟則又問之曰如弟

注則誰敬彼季子將曰敬弟則又問之曰如弟則

安在敬其叔父也彼季子將曰敬弟則又問之曰如

亦與之曰所以先酌鄉人者亦以在賓之位故先酌

之也言常敬者在兄斯須少頃之敬在鄉人也季

聞之至非由內也季子聞孟子此言故謂之曰敬叔

父則敬之敬已之弟則亦敬之是隨敬所有則敬在

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則飲湯至亦在外也公

飲比喻而曉季子之以此乃曉其理故自又以冬夏所

雖異名然得其寒熱而飲食亦在在外者蓋謂湯夏熱

敬叔父敬弟雖有異然而能敬之者在我中心然也猶

下卷所謂李任
為任處守者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公都子道告子

以為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

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公都子曰或人以為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

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為善幽厲虐政之起

民皆好暴亂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

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

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公都子曰或人者以為

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為君象為臣不能使之

善瞽瞍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又與微子比干

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為不仁是亦各有性

者矣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

公都子曰告子之

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

為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

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若順也性與情相為

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戚之情情從

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

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爲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
罪物動之故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
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
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
能盡其才者也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
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
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筭者不

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
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

有下愚不移者也譬若子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

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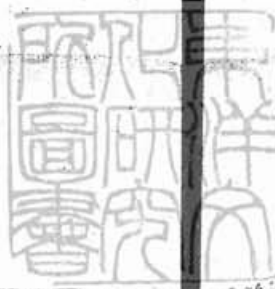
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

也故好是懿德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蒸民有

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彝彝常也常好美

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八皆有是善者也公都子曰懿

德。正義曰此章言天人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
善惡異衢高下自懸賢愚行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



者也公都子曰至然則
以謂告子言人之性無
所為如何耳或有謂人
但在上所化如何耳如
養人則民人皆好善至
於民則民亦皆好其暴
性不善非在所化稟之
為君而有象之傲為臣
聖為子以紂為兄之子
此干之賢為臣今孟子
或人之言者皆不是歟
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至
其情則皆可以為善矣
善者非天之降才爾殊
喪之耳故言非稟天才
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
才蓋人之性本則善之
然也情之能為善者非

則為情而情者未嘗
天下有以達乎地中有
乎此孟子所以曰乃若
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
之至智也者已說於前
之心人皆有是心也人
智也仁義禮智即善也
銷鑠我而亡之也我有
而求之耳故曰求則得
人所以有善有惡其善
於不可計其多少如此
才者也言才無有不能
為之耳故詩大雅蒸民
物則有所法則民之秉
所謂常即善也所謂善
禮智是也孔子掌亦云
故言有物必有則民之



物者即自人之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則者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是無非有物則有則也由此觀之孟子所以言至此者豈非六性皆善者邪故有物必有則是謂性之善也能秉其彜是謂才也好是懿德是謂情也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是謂順其情以為善而才從之者也。○紂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微子啓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又云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是知有兄弟之親矣。○大雅蒸民之詩。正義曰此蓋尹吉甫美宣王之詩文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有然也。○富歲豐年也凶歲

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

才性與之異也以飢寒之厄陷溺其心使為惡者也

今天麥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

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

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楚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

楚言人性之同如此楚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

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

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也

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故

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費也屨之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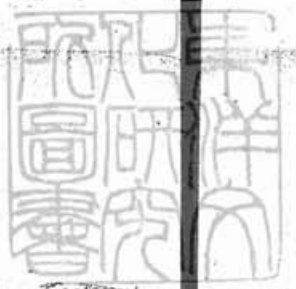


天下之足同也。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屨者，猶不更作蕢蕢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人口之所者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耳亦

目者也。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

之同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言人之心性皆同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心所同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





之悅口誰不同也
疏孟子曰至我口
正義曰此章

所說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麩麥不齊雨露使

然者孟子言豐熟之年凡人多暴惡然而非上天降下才

荒之與之殊異也而其所以由飢寒之厄陷弱去其良

心而為之惡也無他所謂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

貧窮是也且譬夫今之大麥也人播種而擾鋤之其

地高下以同藝殖之時又同淳淳然而生長秀茂至

於是日至可以收割之時皆熟矣雖有不熟者

則地有肥薄與雨露之不均而人事之所加有不

齊也故凡物有同其類者皆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

疑為不然雖聖人亦則與我同其類者故龍子之

賢人有曰人不知天下人之足而為草履者我知其

久不能為之黃也黃草器也其所以為屨者皆相似者

也然而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好者之於食味人

其性之所好與人殊異有是若狗馬之與我不同其

形類也則天下所以皆期指於易牙者是天下之味也

至於食味天下所以皆期指於易牙者是天下之味也

口相也天下之人所以皆期指於易牙者是天下之味也

然性心所者先人亦者口姣之者耳口至形其

乎人能存其性命而不失之者是所謂有其道德也
故為人之所為者也人之所為道德雖妙然而未嘗
不有義存焉如性命道德是為理義雖是理義出於性命
而言之則性命道德是為理義雖是理義出於性命
而德者耳。○詩云貽我來麩此蓋周頌思文之
麥也。又短粒麥也。詩云貽我來麩此蓋周頌思文之
篇言后稷配天之詩也。○說文云麩石地名也。○
易牙為知味。○正義曰案左傳云易牙齊桓公大夫
也。○淄澠二水為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
試始驗是易牙為知味者也。○師曠為知聲之妙
。○正義曰案昌氏春秋云已說在離婁篇首左傳杜
氏註云晉樂師子野者是也。○子都詩云不見子
都乃見狂且。○正義曰案詩國風山有扶蘇之篇文
也。註云都世之美好者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
好色不往觀子都反往觀狂醜之人凡此是知子都
為美好者也。○草性曰芻穀養曰豢。○正義曰說文
云牛馬曰芻六豕曰豢是其解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上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
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
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
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牛
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